

交融与汇通——瑶族道公服结构与纹样中的民族文化融合

李钰

中央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北京 100000

摘要:中国瑶族传统服饰工艺精美、色彩和谐、形态丰富多样,其中,瑶族道公服作为中国瑶族传统服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瑶族族群信仰文化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服饰学、符号学及人类学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瑶族道公服的服饰结构、纹样、色彩等服饰特点及其蕴含的符号能指与所指,梳理瑶族古老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后传入的道教神灵体系及科仪制度的互动,深描瑶族道公服服饰要素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交流汇通现象,旨在为瑶族服饰文化传承以及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新方向和新语料。

关键词:瑶族服饰;道教;道公服;民族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J5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5)01-0051-10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5.01.006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in the Structure and Patterns of Yao Taoist Costume

LI Yu

Academy of Fine Art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n China are exquisitely crafted, with harmonious colors and diverse forms. Among them, the Yao Taoist Costum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raditional costume system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beliefs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stume studies, semiot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clothing structure, patterns, color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o ethnic Taoist Costume, as well as the symbolic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contained, sort o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natural worship, ancestor worship, and the Taoist deity system and ritual system later introduced by the Yao ethnic group and deeply describe the phenomenon of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onvergence reflected in the elements of the Yao Taoist Costume, aiming to provide new directions and new language material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Yao costume culture and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Key words: Yao costumes; Taoism; Taoist Costume; integ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中国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区),人口基数较大,分布范围极广,并且支系数量众多。瑶族传统服饰工艺精美、复杂,多见刺绣、蜡染工艺;色彩以典型的“五色衣”为主;纹样有典型的盘王

印、龙犬纹、双鱼纹等,这些纹样充分展现了该民族的自然崇拜以及以盘瓠为中心的祖先崇拜。自道教传入后,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服饰审美与瑶族原本服饰审美相互汇通,共同构成了瑶族多源且高审美价值特征的民

族服饰风貌。

胡起望在《论瑶传道教》中认为瑶族的道教宗教文化与瑶族生产生活方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密切的特点有关,不同于其他道教教派,这是中国本土道教的一个独特分支^[1]。张泽洪在《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新考》中指出道教早在公元3到4世纪传入瑶族地区,并且受中原地区几次道教派系生灭和重大变革的影响,在瑶族内部逐渐分化出了道公派和师公派^[2]。董海斌的博士论文《道教服饰制度研究》中重点指出瑶族的宗教服饰是道教文化与瑶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互摄结果^[3];余鸣在《云南瑶族宗教服饰内涵》中详细分析了道公服多种纹样的符号内涵,并指出道公派的法袍中将高度发达的宗教理念通过服饰纹样展现,并通过法袍的代代相传^[4]。此外,在服饰类著作《服饰与信仰》《衣装秘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中国织绣服饰全集》等多部民族服饰著作中都有关于瑶族道公服的图片与田野考察内容,足可见其在民族文化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目前关于研究瑶传道教的传播时间、路径及其内容的著作较多,以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但是关于道公服的研究较少,基本停留在图像和服饰学描述的层面。

一、同声相应——瑶族道公服概述

中原道教文化服饰审美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瑶族固有服饰审美蕴含着浓郁的本土风情与独特民俗寓意,二者相互呼应,共同奏响民族服饰文化的绚丽乐章,呈现出文化融合的魅力、复杂的文化生成机制以及深远的传承演变脉络。汉族地区的正统道教于公元3至4世纪传入瑶族族群,并快速与瑶族本身的传统宗教信仰融合,形成了区别于传统道教的,带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多元性的瑶族道教。发展较为系统的道教服饰制度,对于瑶族道教发展、瑶族信众教化具有重要作用。

“道公”和“师公”是瑶族道教中的神职人员,二者职能分工略有不同:师公崇奉道教中的“三元神”即上元道化唐真君、中元定志葛真君、下元护正周真君,主要主持祛除邪祟的法事^[5];道公崇奉道教的“三清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主要主持打斋、超度的法事。有研究认为,道公一派的教义、法器、仪轨等方面具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4]。师公和道公有时需要相互协作以完成祭祀活动,二者在瑶族族群中均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部分瑶族族群中师公和道公不仅领导、主持宗教活动,更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参与主持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6],足可见瑶族道教在瑶族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

要的角色。

道公和师公在宗教活动中均身穿其专门的宗教服饰,即道公服和师公服,二者在服饰结构、装饰工艺、服装配饰方面均有不同。道公服工艺考究,造型独特,其服饰纹样堪称一幅瑶族人对宇宙、人生的图解,可视为瑶族宗教生活的一种物化标志。瑶族道公服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严格的制作仪轨,比如蓝靛瑶制作道公服的艺人必须是鳏夫或寡妇,当地人认为法衣神力太大,可能会对制作者的家人有一定的影响,因此选择没有配偶、子女的族群成员来缩减其负面影响。道公服做好后,由艺人送还道公时,道公在堂屋神龛前点香摆宴,与制作者一起祭祀神灵^[4]。作为道教信仰的直接代表,瑶族道公服的制作过程的规范性受到瑶族人的高度重视,借此来表达对道教信仰文化的尊重和敬畏。同时也反映了瑶族社会对于特定社会角色的尊重和认可。除此之外,瑶族道公服结构、纹样内涵等要素背后隐含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交融及服饰文化涵化演变的历史事实,直观地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同声相应。

二、顺天应人——瑶族道公服的服饰结构

瑶族道公服在服饰形制结构上属道教法服仪轨中的“帔”,“帔”为“披也,内则披露肝心,无诸滓秽;外则披扬道德,开悟众生,使内外开通,彼我皆济,随时教化,救度众生^[7]”。魏晋南北朝后,道教服饰体系已基本确立,“帔”已经成为正统道教正式的法服^[3]。瑶族道公服结构较为简单(见图1)^[8],通常为黑底红边的对襟长衫,有的在此基础上加领,并在前胸腹部和腋下连缀系带,在穿着时方便固定,也有的直接用一红色长带于衣服外系扎于腰间。长及膝盖,一般情况下前后等长,也有前短后长的情况。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有资格穿着道公服的瑶族成年男子往往内着长袖衬衫,下着长裤,打黑色包头。外套道公服并于腰腹处系带固定,道公服由于肩宽略宽于肩膀,因此两侧会于肩头微微垂下,基本覆盖在肘部以上。部分道公服在制作时为了方便收纳和穿着,会在腋下位置用线固定前后两片。

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以平面剪裁的服饰结构为特征,具有减少浪费、对身体包容性强、实用功能强的特质,瑶族道公服也不例外。以广西民族博物馆收藏的广西地区瑶族道公服为例(见图2),该服饰肩宽70 cm,衣长110 cm,是典型的平面裁剪服饰结构,其主体由黑色的一片长方形面料为底料,贴边沿为双层的红色长条面料,具有防止面料和刺绣磨损的实用功能。

瑶族的道公服在结构上与正统道教的“天仙洞衣”形制有相似之处,瑶族道公服与“天仙洞衣”均为前后两片矩形裁片的平面裁剪结构,无袖,侧缝不缝合,边沿缋边,以刺绣装饰。“天仙洞衣”是道教法衣,在形制上属于“帔”,是道教高功法师在大型斋醮科仪中,朝拜天上高真、拜表时所穿的品级最高的法衣。《初真戒·三衣格》载:“参《道德真经》,身著天仙霞衣,领用直开,袖不合缝,霞带云边……^[9]”(见图3)魏晋南北朝后中原道教形成了完备、系统的道服制度^[10],其中“天仙洞衣”此类法服形制宽博,穿着后一动一静之间尽显飘飘欲仙、超凡脱俗之感,它平面、宽博的特点更是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服饰宽袍大袖的服装结构,是汉族传统服饰审美形态的直接表达,更是直接体现汉族传统服饰中“礼”的思想^[11]。中原道教服饰体系及制度在4世纪道教传入瑶族族群后,被瑶族道教所继承,并且瑶族道教仍不断动态地吸纳中原地区的道教文化^[3],最终沉淀下瑶族道公服多源、多彩的服饰面貌。

与汉族地区常见的“天仙洞衣”不同的是,道公服在穿着时更方便活动,穿脱便捷,可以更好地适应瑶族的生产生活节奏。这是由于瑶族内部从事祭祀的道公角色并非专门的神职人员,法事活动结束后,脱下道公服的他们仍要从事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简洁、爽利的道公服服饰结构及其整体的搭配习惯能够有效地保证神职人员世俗生活节奏不被打乱,是瑶族道教信仰已经高度社会化、生活化的有力证明。此外,简约的服饰结构为其刺绣纹样

留出了足够的表现空间。可以说,瑶族道公服在物质文化层面保留了道教文化底色的同时,还尊重了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信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取舍地进行交融。简言之,瑶族道公服的服饰结构呈现生活化特质,精准适配瑶族人生产生活之需,充分彰显道教融入瑶族日常生活进程中对顺天应人的追求。

三、天人合一——瑶族道公服的纹样及其内涵

服饰是一个族群文化的历史标记,瑶族道公服在族群中的文化发展脉络中承载着记史述古、仪礼教化的功能,其纹样的布局、题材和色彩不仅是瑶族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有许多服饰纹样符号语言由单一的道教信仰内涵转变为多源的、复合的瑶族道教信仰内涵,体现了瑶族人与宇宙万物、自然规律和谐相生的观念态度,呈现出天人合一的造物理念。

(一) 纹样布局

瑶族道公服的刺绣纹样构图均为对称构图中的轴对称结构。正面纹样中,主体纹样和穿插纹样均是按照严格的中轴对称的构图规则进行排布(见表1)。严谨的对称构图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审美的特征之一,使得纹样分布均衡,视觉效果和谐,符合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理想标准。

道公服背面的纹饰则是在基本轴对称的基础上填充了更多的符号元素(见图4),以人物纹、建筑纹和动物纹



图1 瑶族道公服的穿着^[8]



图2 瑶族道公服正背实物(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正背面结构(笔者绘制)



图3 砖红缎盘金绣道士法衣(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

表1 道公服正面纹样构图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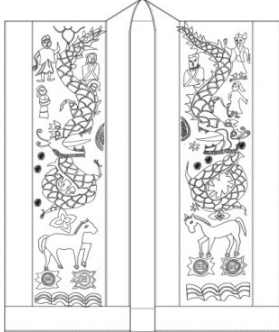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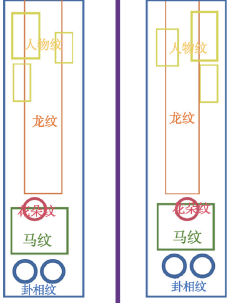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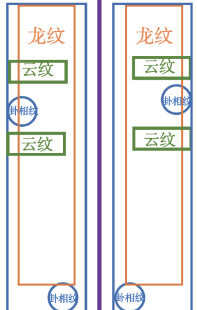
实物图	结构图	纹样构图分布
 <p>(李芳私人收藏)</p>		<p>对称轴</p> 
 <p>(广西民族博物馆藏)</p>		<p>对称轴</p> 



图4 瑶族道公服背面实物及结构(李芳私人收藏)

3种纹样为主,几乎不留空隙地将纹样分布于道公服的背面。有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在宗教仪式的过程中,身穿法服的法师必须遵从严格的身法、步法的仪轨,在辗转腾挪间进行法事,在此过程中,信众们的视觉焦点会更多地落在法服的背面^[12]。因此,道教法服的背面往往采用更全面、更系统、更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纹样布局。

(二) 纹样题材

道教服饰的图案运用隐喻、联想等方式,传达出道教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道教服饰还有着“记史述古”的符号功能和教育、伦理等职能^[13]。瑶族道公服文化中道教服饰制度、内涵与瑶族传统服饰文化内涵呈现极强的关联性。故而,剖析服饰纹样及其于道教文化体系

内的符号语言,不失为探究瑶族服饰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关系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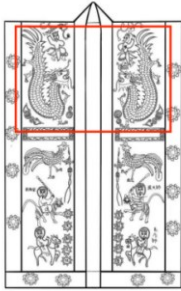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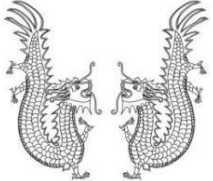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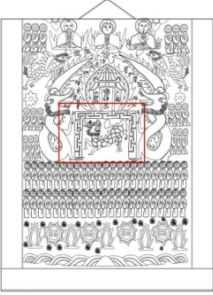

1. 龙、凤、麒麟纹

龙、凤和麒麟属于中华传统民族经典的图腾纹样,在不同民族的服饰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瑶族传统服饰中多有龙纹、凤纹和麒麟纹的出现(见表2)。就这3种纹样而言,其在瑶族道公服上呈现出的状态,恰好映照出瑶族文化与道教文化相互涵化所催生的独特现象。

瑶族道公服中的龙和凤均以双数对称的形式出现,且较少出现龙凤纹的组合形式。正面两襟位置均有两条对称的龙纹,相比于中原地区传统服饰中那种造型复杂、霸气磅礴的龙形象,瑶族道公服中的龙整体形态呈现高度抽象化、平面化的特征。邓启耀这样描述瑶族道公服前襟中的龙纹:“前襟左右两襟主体图像是两条五彩斑斓的巨龙,龙的造型稚拙可爱,侧面龙头绣出两只眼睛,是典型的儿童绘画或原始绘画的‘立体主义’造型。它们踏云昂头,鼻上翘起两根可爱的卷须,顽态可掬^{[8]240}。”如其所述,道公服上的龙纹呈现张嘴、仰头,身体盘绕向上的动态,仿佛其正在悬空飞行的过程中做出的动作。

凤在瑶族道公服中的出现与瑶族信仰体系中的祖先崇拜有关。相传高辛帝的女儿与神犬盘瓠结合后诞生了

表2 瑶族道公服中的龙纹、凤纹与麒麟纹

名称	实物图	纹样位置	纹样细节
龙纹	 <p>(贵州省民族博物馆藏)</p>		
凤纹			
麒麟纹	 <p>(李芳私人收藏)</p>		

历史上的“盘瓠蛮”，也就是现代瑶族的先祖，因此高辛部落的图腾凤鸟也在瑶族传统服饰中多有体现^[14]。瑶族道公服中的凤纹相较于中原地区服饰中的较为飘逸、华丽的凤凰纹样略有不同，其形态特征更与雉鸡较为贴合，并且呈现出平面、多彩、抽象化的图像特征。凤纹往往与龙纹呈现前后或者上下的对应关系，其体量较龙纹稍小，也有以对称的形式环绕在三清神或者大罗天塔周围的情况。

而麒麟纹则更为特殊，一般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在瑶族道公服背后的中间位置，并且通常用几何纹样边框、建筑纹样或者其他动物纹样来强调麒麟纹样，不难看出麒麟纹的重要性。瑶族道公服中的麒麟形象呈现出长嘴、尖牙、长毛短尾的形象特征，与犬形象较为相似，可以推测瑶族道公服中的麒麟形象可能乃是盘瓠神犬形象的变形。

在中原地区的日常服饰体系中，服饰上的龙凤麒麟纹往往与封建皇权等级相关联；在正统道教服饰中，它们也作为象征神灵等级的标志。瑶族道公服中的龙、凤、麒麟纹同样具备强调道公的社会地位的识别功能。凤纹形象贴近雉鸡以及麒麟形象趋向神犬是由于瑶族道公服在制作的过程中融入了瑶族族群独特的生活经验以及祖先崇拜的信仰因素。此外，瑶族传统服饰中多见具象物体的表达同样呈现抽象化的特征(见图5)，从而促使瑶族道公服中的龙、凤、麒麟纹样发生形态转变。可以说瑶族道公服中的纹样风格与瑶族传统服饰装饰审美与表达习惯有直接关联。

2. 人物纹

瑶族道公服中的人物纹主要有三清神、二十八星宿



图5 瑶族传统服饰刺绣(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藏)

神、张天师、马元帅、紫微星神等道教神灵和领袖形象(见表3)。

在瑶族传统道公服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为三清神的组合纹样。一般三清神被绣于道公服背面中间或者中间靠上的位置,以示对他们的尊崇。三清神人物纹样是道公崇奉“三清神”的体现,三位神分别治理玉清天、上清天、泰清天。瑶族道公服中三清神形象均为穿着交领大袖道士常服,头戴黄巾或者法冠,脑后有圆形头光,双手结印,端坐于莲台或者宝台之上,亦有骑兽的情况出现。三清神形象位置水平,且中轴对称,与《道藏》中的《三才定位图》(见图6)中的三清神形象、构图均有较多相似之处。

二十八星宿的人物纹样在瑶族道公服中占据视觉的中心位置(见表3),这与瑶族传统信仰体系中的星斗崇拜有关,瑶族星神大致可分为道教星神和瑶族民间星神,以道教星神为主。瑶族瑶经中所书二十八星宿同道教二十

表3 瑶族道公服中的三清神纹样和二十八星宿神纹样

名称	实物图(广西民族博物馆藏)	纹样位置(笔者绘制)	纹样细节及线描
三清神纹	<p>(广西民族博物馆藏)</p>		
二十八星宿神纹	<p>(李芳私人收藏)</p>		

八星宿相比较, 星宿的名称和排序大致相同^[15]。在瑶族道公服中, 二十八星宿神的基本形象特征为微微侧身面向中轴, 头戴法帽, 脑后有头光, 着宽袖深衣。与此同时, 二十八星神在瑶族道公服中并非一定是28个人的组合纹样, 也有部分出现人物数量多于28人的情况, 可能是加入了瑶族传统信仰体系中的其他代表星斗的神灵形象。

在正统道教服饰中鲜少出现直接描绘神灵形象的情况, 而几乎所有瑶族道公服中都会出现三清神、二十八星宿等神灵形象。这是因为通过具象描绘神灵威严的形象来强化瑶族信众心目中道教超验世界的正统性、神圣性, 是中原道教文化与瑶族道教文化涵化的重要方式与过程。

3. 建筑纹

瑶族道公服中的建筑纹样位于服饰背面中部十分醒目的位置, 一般会绣上“大罗天”的字样, 形态为有三层、七层和九层之分的塔形建筑(见表4), “大罗天”为仙境三十六天中的最上一天, 在瑶族道公服中往往使用塔形建筑纹样作为代表大罗天的符号, 实际所指为三清神的住所。大罗天与麒麟纹一样, 往往为单一纹样, 位于道公服背面纹样的对称轴上。“大罗天”纹的出现将瑶族信众对于道家描绘的神仙世界的向往表达得淋漓尽致。

4. 卦象纹

瑶族道公服中的卦相纹为乾、坤、艮、震、巽、离、坎、兑八个卦象。卦象作为一种直观的、古老的符号语言, 可以代表方位、属性、时间等要素, 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传

达出数以万计的信息。卦象纹在瑶族道公服中以穿插构图的方式出现, 卦象外一般用圆形外框或简单的几何外框装饰(见表5)。

5. 自然纹样

瑶族道公服中的自然纹样包括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及山水云等其他自然物纹样, 常见的有花朵纹、藤蔓纹、星辰纹、日月纹、云纹、山纹和波浪纹(见表6), 这些自然纹样在形式上是以穿插的形式在整体纹样构图中出现, 具有衬托主体纹样、丰富布局的功能, 是族群自然崇拜的直观体现。

(三) 纹样色彩

这“五色”作为文化符号在瑶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和道教文化体系中均有重要的文化指向。首先, “五色”在道教文化中代表五行: 即指金、木、水、火、土5种物质要素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东方谓之青, 南方谓之赤, 西方谓之白, 北方谓之黑, 天谓之玄, 地谓之黄”^[16]。道教早期服饰也将五行思想运用于道服中, 说明道教初始阶段援引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内核来建构自身文化逻辑。同时受道教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五色”用以表征尊贵地位以及承载吉祥征兆的视觉符号, 渗透于社会各层面审美与价值判断之中。

其次, 在瑶族传统服饰文化中, 穿着用“五色”绣线制成的服饰往往表达着对其祖先五彩龙犬(盘瓠)的崇拜, 具有较强的身份认同功能。《搜神记》中有载: “高辛氏, 有



图6 《三才定位图》(局部)^[17]^[127]

表4 瑶族道公服中的建筑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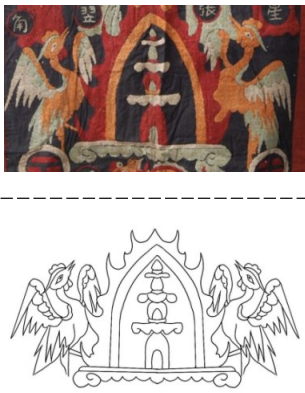
实物图	纹样位置	纹样细节
 <p>(广西民族博物馆藏)</p>		

表5 瑶族道公服中的卦象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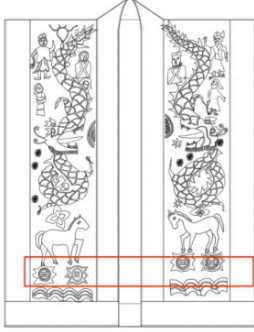




实物图	纹样位置	纹样细节
 (李芳私人收藏)		

表6 瑶族道公服中的自然纹样

花朵纹	马纹	星辰纹	波浪纹	云纹
				

老妇人……俄而顶虫乃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17]。”《后汉书》称盘瓠的女儿“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斓^[16]”“五色衣”是瑶人对自己身份认同为盘瓠后人的重要媒介，但是瑶族服饰体系中的“五色”具体色彩却不甚明晰，学界认为瑶族服饰“五色”仅为一种象征而非具体色彩所指。但并不妨碍“五色”作为一种服饰符号和民族文化符号为多个民族所共享。瑶族道公服所使用的绣线采用黑、红、黄、青、白五种色彩，与中原道教文化中的五色基本对应，可以说瑶族道公服的服饰色彩是基于“五色”作为一种显性符号弥合分化带来的时空隔阂^[19]，通过服饰色彩映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事实。

四、同归于野——瑶族道公服中的民族文化交融体现

张泽洪指出“瑶族在道教传入之前，已具有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瑶族道教是本民族原始宗教与道教相融摄涵化的产物，因此瑶族道教又具有与正统道教不同的特质，其中保留了瑶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些内容。瑶族宗教凸显出的道教色彩，是道教文化在瑶族地区顺涵化的结果^[20]。”学界在研究民族间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往往将传统民族服饰的形态、流变等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实物证据，瑶族道公服同样呈现着道教与瑶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文化间的交融与汇通，呈现出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同根、同心、同命运的特质，直观展现了中华民族共灿烂辉煌的传统文

(一) 道公服服饰形式中的道教文化底色

《三洞法服科戒文》中有言：“衣服者，身之章也。随其禀受品次不同，各有科仪^{[7]228}。”即人的衣服，其实只是身体（道体）的化形，是人自身之生命本体的外在表现形态。“要而言之，大归二种：一者无衣之衣，谓四梵以上，妙体自然，变化无常，本无形质，或隐或显，应见化身，接引下凡，暂假衣服，随机设教，逐境分仪，神用自然，变化不测。此不衣而衣，示同凡也。二者有衣之衣，谓三界以下，乃至弃贤，形质尚粗，未能合道，游行出处，要籍威仪^{[7]229}。”得道者已经达到“妙体自然”的境界只需要“无衣之衣”，而未得道者“形质尚粗”则需要“有衣之衣”，也就是需要有形的“法衣”来引导、规范其身体。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瑶人，审美方式和思维模式与汉地信众存在差异，因此神职人员的法服中所表现出的所谓“超验世界”的景象更为直白、生动，更为注重与信众心灵方面的互动性。

现代对于正统道教法器法服研究认为，道教法服的宗教特性是其神圣性、凝聚性和象征性的有机组合^[3]。瑶族道教中的道公服亦是如此。首先，神圣性通过鲜艳的色彩、主次分明的构图和多源的神灵形象之间统一整合，以强调他们来自超验世界的神性光辉；其次，瑶族道公服所凝聚的是一群地处偏远、生产生活习惯特殊且已具备较为系统的信仰体系的群体，这样的凝聚性需要通过展现正统道教和瑶族传统宗教信仰的有机结合之过程及结果；第三，从宏观上看，法服为道教的一种文化符号，在宗

教祭祀活动中起到在群众、信众的心目中强化道教神灵体系、修行目标、教化意义等作用,而从狭义范畴来看,瑶族道公服的象征性着重彰显于服饰纹样符号所体现的文化涵化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交融渗透的实质内容,成为洞察瑶族与其他文化互动的关键切口。

(二) 道公服服饰纹样中的自然纹样意涵

在瑶族道公服纹样中除了龙、凤、麒麟等祥瑞动物纹样,还有树叶、花朵、日月、星辰等自然纹样,这是由于瑶族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取自自然且受制于自然,从而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宗教基础,即便是道教传入后,万物有灵的信仰仍然在其服饰、工艺、歌舞等文化载体之中有所体现。

自然崇拜是将山、水、日月、星辰、动物甚至季节等自然物加以“人格化”处理。以山神崇拜为例,在各地瑶族道公服中几乎都有山及山中植物的符号表现。瑶族山神祭祀也表现出道教化的特点,各地瑶族在每次集体出猎前,都要祭献山神。祭祀由瑶族师公或者道公主持。与山神类似,瑶族形成了一套在族群中流传的自然神灵系统,道教传入后也多有与道教神灵体系中的神灵形象进行结合、重组的情况,比如道公服中的二十八星宿神,也有将自然神直接编入道教神灵系统中,使自然神与道教神建立社会关系的情况。由此可见,瑶族族群中的宗教信仰模式仍然保留极强的原始万物有灵信仰文化的内核。实际上,瑶族原有的自然崇拜已成为瑶族道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 道公服应用场域中的多源信仰交融

“场域”作为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概念,被艺术家和研究者广泛纳入艺术作品批评与研究范畴之中。特定的作品场域具有唯一性和现场性,它是艺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21]。瑶族族群中特定的宗教生活作为瑶族道公服的应用场域,其文化内涵与道公服所具备的符号语言内涵具有一定的关联和对应,较为典型的应用场域有瑶族男子的度戒仪式、传统节日活动“还盘王愿”。

以瑶族男性“成人礼”——度戒仪式为例,度戒仪式的完成标志着一个瑶族少年从儿童转变成为有社会角色的成年男性。最重要的是,度戒仪式的完成赋予该男性拥有为信仰服务的资格。“度戒”仪式分为度道戒和度师戒两种,度师和度道在仪式仪轨、经文唱诵等环节均有不同,师公一派保留了较多的瑶族本土文化元素,而道公一派则体现了浓厚的汉地道教印记。此外,盘瓠作为祖先神在度戒仪式中仍要承担保护和在场的责任,有的瑶族

支系在度戒仪式中的音乐唱词、神像画中都有出现先祖盘瓠的身影。

瑶族“还盘王愿”民俗节庆活动与其自述的族源有密切关系。相传瑶族先祖苦于天灾,部落族群难以为继,于是决定离开故土,乘船渡海,遇到诸多困难,于是瑶人们决定通过祭祀祖先盘王向祖先盘瓠许愿渡过难关,先祖盘王显灵相助,帮助自己的后人渡过难关。此后,他们有条件时都要杀猪焚香祭祀盘瓠,以还此愿并且答谢祖先盘瓠。“还盘王愿”祭祀过程中要请瑶族师公或道公主持祭祀并祈福或者占卜。蓝靛瑶也有将度戒仪式和“还盘王愿”两个仪式相互结合的情况^[22]。

综上所述,在瑶族社会中,“度戒”仪式和“还盘王愿”作为瑶族道公服的应用场域,与其他瑶族的民俗节庆及活动相比,独特之处在于“度戒”仪式和“还盘王愿”是所谓“道教神灵”和“祖先盘王”同时在场的、具有社会功能及文化功能的重要民俗活动,道公和师公作为仪式和活动的主持者、祭祀者和引导者实际上是直接服务于两个超验世界的神灵角色。可以说,“度戒”仪式和“还盘王愿”仪式作为瑶族传统民俗活动,是道教与瑶族传统宗教经过交融与汇通后逐渐展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多源的民族文化呈现形式。

五、结语

瑶族道公服是研究瑶族宗教文化和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瑶族道公服的服饰结构、纹样、色彩和应用场域的梳理,得出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所映射出的道教与瑶族传统宗教的涵化现象与有机融合。首先,瑶族道公服为平面剪裁结构,其维度、搭配更符合瑶族道公的宗教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是道教的宗教仪轨在充分尊重族群日常生产生活习惯前提下,有机地与其民族民俗文化进行的互动融合。其次,瑶族道公服纹样构图为对称式分布,典型的纹样题材有龙纹、凤纹、麒麟纹、三清神纹、二十八星宿纹、自然纹样等,色彩为在汉族、瑶族和道教文化中均有重要意义的“五色”色彩搭配,换言之,瑶族道公服的服饰结构和纹样构图、色彩、内涵均呈现多源、复合的特征,反映出服饰形态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融与汇通。最后,瑶族道公服具有神圣性、凝聚性和象征性的宗教特性,服饰的纹样、色彩起到向地处偏远地区的瑶族人传达和强化道教神灵体系、修行目标、教化意义等的作用,着重彰显服饰纹样符号所体现的文化涵化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交融渗透的实质内容,成为洞察瑶族与其他文化互动的关键切口。通过对场域和服

饰要素构建关联得出,瑶族道公服具备教化、识别以及传达等功能,应用场域中所体现的精神层面的道教信仰和瑶族传统的祖先崇拜“同时在场”,是瑶族服饰文化所折射出的宇宙观的物态呈现。

参考文献

- [1] 胡起望. 论瑶传道教[J]. 云南社会科学, 1994(1): 61-69.
- [2] 张泽洪. 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新考[J]. 思想战线, 2002, 28(4): 67-70.
- [3] 董海斌. 道教服饰制度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2021.
- [4] 余鸣. 云南瑶族宗教服饰的内涵[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9(3): 92-95.
- [5] 张泽洪, 翦蕊. 瑶族与道教三元神的比较研究[J]. 宗教学研究, 2020(4): 132-138.
- [6] 徐祖祥. 瑶传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D]. 成都: 四川大学, 2002.
- [7] 张万福. 道藏: 卷十八[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228.
- [8] 邓启耀. 衣装秘语: 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242.
- [9] 王常月. 藏外道书: 卷十二[M]. 成都: 巴蜀出版社出版, 1994: 20.
- [10] 杨蓉. 中华之衣道教服饰文化及工艺美术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20.
- [11] 黎姗姗, 李强, 钟安华. 清代天仙洞衣特征表征及成因研究[J]. 服饰导刊, 2019, 8(5): 24-34.
- [12] 夏添, 王鸿博, 崔荣荣. 清代及民国时期汉族道教服饰造型与纹饰释读——以武当山正一道、全真道教派法衣为例[J]. 艺术设计研究, 2018(3): 54-60.
- [13] 郦虹. 文化学视域下的道教服饰[J]. 中国宗教, 2024(2): 78-79.
- [14] 唐羽. 好五色衣服——早期民族融合的象征[J]. 民俗研究, 1995(1): 42-44.
- [15] 左丘明. 四库全书·春秋左传注疏[M]. 1983: 472.
- [16] 张继驰. 瑶族星斗崇拜及其文化特质探析[J]. 世界宗教文化, 2018(3): 153-158.
- [17] 干宝原. 搜神记[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161.
- [18] 范晔. 后汉书[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823.
- [19] 孟令法. 神话记忆与符号象征: 盘瓠意象谱系的畲瑶苗服饰文化共享机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3(6): 63-74.
- [20] 张泽洪. 仪式象征与文化涵化——以瑶族度戒的道教色彩为例[J]. 民族艺术, 2013(2): 84-92.
- [21] 石玩玩. 中国特定场域艺术的机制批判与超越[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21.
- [22] 徐祖祥. 瑶族文化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 110.